

◆ 人物素描

卖早点的女人

方玲玲

启明星还挂在天边，县人民医院门口已经摆开一长溜早点摊子。一辆三轮电动车，既是代步工具，又是灶台。有专卖豆腐脑豆浆的，有专卖稀饭包子的，有卖杂粮煎饼的，也有不少摊子什么都卖。客人一经过，他们就扯开嗓子招呼：“炒饭炒面炒豆粩，馄饨饺子杂酱面！”

医院大门里头静悄悄的，白惨惨的日光灯还亮着。大门外却是锅铲叮当响，油星子滋啦乱溅，烟火气熏得人睁不开眼。

我在这儿买早点，最早是被一个女人喊过去的。她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，嗓门大，却透着一股热乎劲儿：“美女，吃点什么？炒饭炒面炒豆粩，山里的土豆粩，吃不？”她把“土”字咬得特别重，朴实的诱惑叫人不好拒绝。我点点头，她立刻起锅烧油，抓豆粩，翻炒，颠勺，下调料，一气呵成。不油不腻，不咸不淡，正好。

那天，我又去她那儿买炸酱面。摊子前已经有两个男人在等着，一个要炸酱面，一个要炒面。她一面笑着招呼我：“美女别急，马上给你做。”一面回头冲灶台右边负责炸酱面的男人喊：“火大了！快捞面！”手上的锅铲翻得飞快。那男人正低头在纸箱里翻包装盒，半天没找着。她急得直跺脚，过去一把抽出盒子塞他手里：“找半天，不就在你眼皮底下？”又一阵风似地转回自己灶台，翻炒，撒葱花、香菜。男人愣在原地，她瞥他一眼，嘴里嘟囔：“憋得很……”却顺手把他被风吹乱的衣领拢了拢。转身的瞬间，语气又急了起来：“你傻了？快下面条啊！还有两份。”她这边关了火，又去帮男人那边舀酱，搅拌，打包好递给客人。一转身，又忙这边的炒面。

她朝我撇撇嘴，小声嘀咕：“我家这口子啊，脑子不灵光，你看看，急死人了。”我有些不自在，忙说：“不急，不急。”

之后好几次，见她摊子前人堆人，我就绕到隔壁去了。倒不是嫌人多出餐慢，只是受不了她时时拔高调门数落丈夫。每次听见她高声催促，心里总觉得别扭。

今早，我在隔壁摊子，仍然听见她骂骂咧咧地指挥着男人。我朝男人看了一眼，有些同情。摊主似乎看出我的心思，低声说：“女的也不容易，男人身体不好，两个孩子都在念大学，全靠她这个摊子撑着。”

我正发着呆，路边突然一阵骚动。

一位老人晕倒了。几个买早点的人手忙脚乱去扶，有人说是低血糖。她把手里的锅铲“当”一声扔回锅里，油还在滋滋响，人已经冲了过去。

“让开让开！”她嗓门大，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。她蹲下去一摸老人额头，回头就喊：“糖！谁有糖？”没人应声。她转身跑回摊子，舀了满满一大碗热豆浆，半扶半搀着老人慢慢坐起来。

老人浑身发抖，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。她急得干脆蹲在地上，一手托着老人的后背，一手端着碗：“来，张嘴……慢慢慢慢点，烫！”旁边有人打趣她：“平日里做事风风火火，一点耐心都没有，这会儿倒温柔得很。”

她头也不抬，只把碗往老人嘴边又送了送：“来，再喝两口。”顿了顿，忽然朝那人一瞪眼：“温柔个屁！你闲着没事，帮我看着锅，油要糊了！”

老人脸色渐渐缓过来，她的声音放得更轻，像哄小孩一样：“老人家，是不是一早空着肚子出门的？是在这里住院吗？”得知老人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无人照料，她要过老人的手机，存进自己的号码：“往后饿了，身子不舒服，给我打电话。”老人只是攥着她的手，浑浊的眼睛望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她把老人安顿在摊位前的小桌旁休息，这才回到灶台前。

“炒饭炒面炒豆粩，包子饺子馄饨嘞——”她又叫卖开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望着她的背影，我想，明天还是去她那儿吧。



◆ 儿女情长

那个伏天，父亲走了

陈 英

“有福六月死，无福六月生。”

父亲常把这话挂在嘴边。六月正值伏天，从前没空调，女人这时候坐月子最遭罪，常落下病根。老人若在大伏天走，虽说辛苦了下人，但逝者能留下一副干净雪白的好骨头，对后人是无边的福泽。

父亲是伏天走的，五年前的伏天。照他信的说法，这是修来的福。前阵子常和光胜老兄聊天，说起一些冥冥中的事，有些怎么也解释不清。想来还是我们阅历浅、见识少，终归要落到人的修行上。一辈子能修得个好修行，确实不容易。

一年里最热的日子，日头毒，蝉声噪，万物都拼命长，他却慢慢歇下来了。我小时候不大喜欢这种天气，白天有赶不走的蝉鸣，晚上有赶不尽的蚊子。

从医院回来，父亲就一直躺着。说不了话，也动弹不得。人一天比一天瘦，力气一天比一天散。盛夏的闷热裹满屋子，空调嗡嗡响，风扇呼呼转，吹得散热浪，却吹不回他的精气神。他从前最不怕热。农村双抢最苦，他天天在田里晒着淋着，从没叫过一声苦。一辈子勤恳，一辈子踏实，家里的担子、肩上的风雨，都默默扛着。在我心里，他一直那么结实，那么安稳，是我们的依靠。那也是那个年代许多父亲共有的样子。

我想过他总会老、会病、会倦，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躺着一动不动。一米外的我看着他的胸脯，一起一伏，像山川河流。我曾写过一句诗：“你的呼吸逃不过我的视线。”那一刻，眼里全是泪。

最后十几天，我和家人轮流守在床前，擦身、喂水、翻身。看着他一点点衰弱，气息一点点变浅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是天底下最大的混蛋。人这一生，很多时候就是无能为力。只能陪着，安安静静地陪着。哪怕千般不舍、万般无奈。

最后那一刻，很安静。呼吸慢慢平缓，变细，直到最后一丝散去。呼吸逃出了我的视线。没有挣扎，没有声响。我亲眼送他安然远去。窗外照样烈日炎炎，蝉鸣照样刺耳，世界

半点没变。只是我没有了父亲。

屋里的热，忽然就冷了。人最痛的，不是大哭的那一瞬，是过后那片寂静。是明明一切都照旧，心里却空出老大一块，空落落的，无处安放。

我以为自己早有准备。可真到告别时，才知道那份不舍，一点没少。那时眼泪直流，心里也在流。

父亲走满五年了。四季轮转，也白了我的鬓角，弯了我的腰。这几年陆续送走不少至亲。每年祭拜，我感觉自己跪下的，不只是思念、疼痛、麻木，更多的是心里那些温馨和关爱。我在墓前种了马尼拉草，盼它像条毛毯，盖住夜晚的冷；又种了罗汉松，愿它像亲人的化身，陪他说说话，替他遮遮阴。

日子的沟沟坎坎里，时光的黑白交替里，忘记和思念总是一圈一圈地来。我常常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时常自责懂的东西太少，更不该不懂得怎么做个好儿子。父亲虽算高寿，晚年却受了不少病痛。可他从不愿给我们添麻烦，始终含着苦、带着笑，只关心我们的身体和前途，从不关心自己一分一毫。

父亲一天书没念过，却聪明过人。除了干得一手好农活，还会织布、弹棉、做被。满肚子的民间故事，填满了我贫瘠的童年。晚年他格外留心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，总惦记着孩子们所在城市的琐碎事。出身寒门，操劳清贫，一生的艰辛塑就了他刚毅不服输的性子。

父亲生养我们四个子女，教诲我们四个家庭。一辈子勤俭，一辈子辛劳，治家有方，理财有道。在清贫里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，自己没留下多少财产，却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。

姐姐心细，打电话提醒我，今年立秋那天是父亲的忌日。是啊，伏天年年都来，暑气岁岁都烫。儿子休高温假从北京回池州，正好赶上伏天去看看他爷爷。这般恰好的奔赴，想必也是冥冥中的血脉牵念吧。父亲，地下的父亲，天堂的父亲，一定会在不舍之外，留下一脸安详的笑。

那笑容，对我很重要。

◆ 安庆人物谱

“百岁退邨”——余伟

曹金如

余伟，号“退邨”，出生地是安庆北郊余家湾余家湾。余家湾西倚大龙山，东临石塘湖。余伟15岁时便跟随同乡萧谦中学习绘画。

余伟是专程去北京拜萧谦中为师的。当时萧谦中在北京，与周肇祥、金城、陈师曾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，名气很大。萧谦中为家乡有这样一个天赋极好的余伟做学生，很高兴。余伟也因为天资聪颖，令诸多画家对他刮目相看。

余伟毕业于中国大学文学系。这是孙中山培养民主革命人才，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创办的一所大学，最初名为国民大学。余伟“能诗词、工汉隶”的功底，很大程度上是对家学渊源的继承。但余伟并没有在文学道路上前行，而是在绘画上展示了自己特有的天赋与才艺。

1936年，26岁的余伟在杭州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。1937年4月，受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。自此相继在上海、南京、重庆举行个人绘画作品展。1937年，在上海与高逸鸿、白

蕉、唐云、张炎夫等组成天风书画社。1940年又在澳门与岭南派宗师高剑父举行双人美术作品联展。

1949年，余伟作为军政人员去了台湾，之后相继任政治作战学校及中国文化大学教授。19551956年分别参加在美国和智利的作品展。之后，受邀去葡萄牙等国参展，并获皇家首名奖。1958年至1960年，曾与画家高逸鸿访问东南亚，在菲律宾、泰国、越南等国举行联展多次。1962年，与画家黄君璧、叶公超、高逸鸿、传狷夫、姚梦谷、季康、陶寿伯等创立“壬寅画会”，并自兼总干事，每年举行画展一次。

美术界评论余伟“画善山水，取法宋人”。其中国画作品，独具一格。晚年他也做一些研究，研究对象是负有盛名的绘画大师，尤其是著名画家萧谦中。

余伟103岁去世。家人遵其遗愿，精选作品15件，无偿捐赠给唐云艺术馆，其中包括与张大千合作的《松鹿迎春》《松下坡翁》等。